

# 《新撰字镜》同形字辨析 及释文校考举隅\*

[韩]金玲敬 吴一鸣

(江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科研处 文新学院)

**提 要** 《新撰字镜》为日本平安时代昌泰年间问世的一部辞书。该书保存了不少同形字,这些同形字频繁出现在字头、反切、释义、字际关系的解说中。同形字会干扰对原来文字音和义的判断,因而阅读、校理《新撰字镜》时经常产生误解。虽然从汉字规范角度看同形字有很多负面影响,但是从汉字发展演变的角度看同形字可以丰富汉字的职用内涵。《新撰字镜》为日本辞书,可以将同形字研究扩大到“东亚汉籍文献同形字”研究范畴之内。而且,《新撰字镜》中保存着《原本玉篇》《切韵》等已失文献的原貌,文献学的价值也不低。对《新撰字镜》的同形字进行辨析,校阅释文,阐明《新撰字镜》的正确语言信息,有利于正确理解该书,发挥其价值。

**关键词** 新撰字镜 同形字 校阅 释文校考

## 1. 引言

《新撰字镜》(以下简称《字镜》)为日本平安时代昌泰年间问世的辞书。作者昌住参考《玄应音义》《原本玉篇》《切韵》《干禄字书》等撰述了这本书。由于当时印刷技术尚未成熟,昌住参考的底本基本上是写本文献,这些写本文献包含不少俗字形。昌住在从这些底本中选录字头、引用释文的过程中,有意无意地收录了不少俗字,其中不乏同形字。

关于同形字前人论著中多有论及。裘锡圭(1988:208)为“同形字”下了定义:“不同的字如果字形相同,就是同形字。”并确定了同形字的范围有广狭之分。据此,

---

\* 本文是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2019 年度项目“《新撰字镜》引书研究及引文校考”(YY19107)的阶段性成果。

最狭义的同形字只包括那些分别为不同的词造的、字形偶然相同的字,最广义的同形字包括所有表示不同词的同字形。王宁(2001:98-99)认为:“同形字指记录不同词的相同字形,并且几个词的词义没有引申或假借关系。”张涌泉(2000:3)认为:“由于造字者造字角度的差异或字形演变的关系,俗字往往会发生跟另一个汉字同形的现象,这种形同而音义不同(有时读音相近或相同)的字,一般为同形字。”毛远明(2012:366)谓:“同一个字形符号记录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,各词之间意义上没有内在联系,有的读音也不相同,只是字形偶合,这样的字称同形字。”毛远明(2012:382-387)又总结出9类同形字产生的原因,包括分头造字、字形偶合、构件的简省、改换偏旁、构件移位、偏旁类化、因讹变而形体混同、文字系统内部调整、书体影响等。张文冠(2014:1-7)据裘锡圭、蒋绍愚、张涌泉等各家的观点,将“同形字”定义为“形体相同而代表的词不同的字”,并对同形字的范围作详细说明:“其一,代表具有派生性关系的词的字不是同形字。”“其二,部分假借造成的异词同字属于同形字。”“其三,讹字不能构成同形关系。这类形近讹混,一般是作者写错字,或者是在传抄、刊刻过程中被误书、误刻。讹字并不符合用字规范,也会给阅读带来困难,因此,形近而混不能构成同形字。”“其四,形近混用可以构成同形关系。一般来讲,讹字不能与其他字构成同形关系,不过也有一种情况值得我们注意。古人在用字时,起初可能是偶尔的笔误,但是经过一段时间后,有些笔误成为了流行颇广的社会习惯,也就是古人所说的‘自有讹谬,过成鄙俗’。最终,错字升级为约定俗成的俗字,甚至有机会被字书或韵书收录。”张文冠(2014:125-196)又整理出同形字产生途径,分为造字偶同、借用旧形、字形简省、字形增繁、更换偏旁、类化形变、构件位移、构件变异、形近混用等。

《字镜》虽为日本的汉籍辞书,但主要参考中国辞书如《玄应音义》《原本玉篇》《切韵》,甚至与一些敦煌俗文献也有关(张磊,2012:256-266),深受中国文献影响。在同形字的问题上也不例外,在《字镜》中,“同一个字形符号记录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”的例子几乎无处不在,在字头、反切、释义、字际关系解说等处均频繁出现,容易对原来文字的读音与字义的判断造成干扰,从而阻碍对《字镜》的正确理解和整理。张磊(2012:283)已指出《字镜》文字疏误的问题:“《新撰字镜》中因形近而误的现象比比皆是……《新撰字镜·亻部》:‘候,古遘反。去。望也。伺也。眼也。迎也。’按:‘候’并无‘眼’义,‘眼’当是‘覞’字之讹。……‘覞’左半与目形近,进而又与‘眼’相混。”他又指出:“《新撰字镜》重新整理了很多异体字,然而受到汉文水平限制,对于某些因字形讹变而与他字发生同形的情况,作者时常会判断失误,反而造成了新的混乱。例如《新撰字镜·亻部》:‘估,宫户反。上。商也。佐也。助也。交易也。俗间估客字。’按:‘宫户反’为‘估’字音切。‘商也’‘交易也’亦为其义,但‘佐也’‘助也’则应为‘佑’字释义。考俗书‘右’旁与‘古’旁往往相乱。……上揭《新撰字镜》

盖因‘估’‘佑’二字形近相混,而昌住又昧于裁断,故将‘佑’字释义窜入‘估’下。”(张磊,2012:290)

其实,“讹字”和“同形字”是需要区分的概念,上述张文冠确定的同形字范围中第三、四条阐释了这一问题。据此,讹字一般构成不了同形字。讹字只是在传抄、刊刻过程中被误写、误刻的结果,除非它成为社会用字习惯,升级为约定俗成的俗字,否则不能与某字构成同形关系。本文基于这个“同形字”的范围标准和成因,对《字镜》同形字作了初步统计,选择以下5例来进行《字镜》同形字的辨析与引文校勘,为其标音、义项、字际关系找到了正确的归属。

## 2. 諫 - 諫

《字镜》卷三“言部”：“**諫**,此豉反。数谏也。从也。”

按：“諫”从言束声,据《切韵》,入声、烛韵、七玉反,与属于去声、寘韵、刺小韵的“此豉反”有所出入。由此可见,《字镜》音“此豉反”的“**諫**”可能并不表示“諫”这个字。大徐本《说文·言部》：“諫,舖旋促也。从言束声。”《唐韵残卷·入声·烛韵》“七玉反”：“諫,饰也,出《说文》。加。”《篆隶万象名义<sup>①</sup>·言部》：“**諫**,且录反。饰也,从也。”《宋本玉篇·言部》：“諫,且录切。从也。”据此,“諫”的读音除《说文》大徐本作“桑谷切”与其他稍异以外,大都作“七玉反”“且录反”,属清母烛韵;字义表示“舖旋促”“饰也”“从也”等,除“从也”之外的读音、字义都与《字镜》不符合。可知《字镜》“**諫**”另有所属。

据“**諫**”的字形和音义信息,可以推测此为“諫”的同形字。首先,就字音方面而言,“諫”从言束声,宋跋本《刊谬补缺切韵<sup>②</sup>·去声·寘韵》“此豉反”：“諫,数谏(谏)。”属于去声、寘韵、刺小韵,与《字镜》的“此豉反”一致,可见“此豉反”就是《字镜》“**諫**”的本有字音。在字义方面,与之对应的字韵书的注释如下。《说文·言部》：“諫,数谏也。从言束声。”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：“諫,数谏也。谓数其失而谏之。凡讥刺字当用此。从言束声。七赐切。十六部。”《原本玉篇·言部》：“**諫**,士渍反。《说文》:数谏也。野王案:《诗》所谓风谏亦谏也。《诗》今为刺字,在刀部。”《名义·言部》：“**諫**,士渍反。数谏。”P.3696(1)《切韵·去声·寘韵》“此豉反”：“諫,数谏,出口口。”《宋本玉篇·言部》：“諫,七赐切。数谏也。”综上,这些文献中的“諫”皆表示“数谏”之义,正符合《字镜》的“数谏也”,可知这就是“諫”的本有字义。根据

① 以下一律简称《名义》。

② 以下一律称《王三》。本文中《切韵》残卷释文皆引自[日]铃木慎吾之《篇韵一夕ベース》, <http://suzukish.s252.xrea.com/search>。

字音和字义,可以确定《字镜》之中“諫”表示的是“諫”,而不是“諫”。

那么,这两个字又是如何成为同形字的呢?小篆“諫”作“諫”,“諫”作“諫”,构件“束”“束”的形体区别非常明显。可是经过隶变和楷化以后,“束”“束”形体变得相近,日趋同化,二字字形往往混淆,如:

刺:束北魏《杨胤墓志》 束北齐《高僧护墓志》(毛远明,2014:126)

棘:束 P.2030《周易》 棘甘博 50(28-15)《思益经》(黄征,2019:342)

棘:束 S.388《正名要录》(黄征,2019:53)

此二字形开始混同以后,以之为构件的汉字就会形成同形字关系。于是,P.2011《刊谬补缺切韵》<sup>①</sup>“諫”作“諫”、《原本玉篇》作“諫”,《字镜》所收之“諫”作“諫”,反映的正是这样的字形变异情况。二字成为同形字,经常混用,《佩觿》区分二者音义:“諫諫,上千赐翻。讥諫。下音速。衞也。”综上,可以确定《字镜》的“諫”是“諫”的同形字。

至于“諫”字条的引文情况,对《字镜》和《王三》、P.3696(1)《切韵》的字头和释文进行比较,可以知道“諫”释文的引用来源是《切韵》,其表示的音义大都是“諫”的。包括《切韵》在内,字韵书中“諫”字义项不存在“从也”,应该是因为昌住未区分“諫”“諫”,将二字的字义混淆。于是,反切“此鼓反”、义项“数諫也”属于“諫”,“从也”之义项应该属于“諫”。

### 3. 瘍 - 瘍

《字镜》卷四“糸部”：“瘍，余章反。平。头创也。痴也。狂也。又羊益反。以病相染也。”

按:在《字镜》中,“瘍”具有两个读音。一是“余章反”,一是“羊益反”。首先,对音“余章反”之“瘍”的形音义进行分析,据读音和构件的联系可以推测其可能是“瘍”字。查找相关字韵书,《说文·疒部》:“瘍,头创也。从疒易声。”S.2071《笺注本切韵(一)》<sup>②</sup>·下平声·阳韵“与章反”：“瘍,头疮。”《玄应音义》卷17《出曜论音义》第2卷:“疮痍,古文创、刑二形,今作创,同。楚良反。《说文》:创,伤也。下羊之反。《通俗文》:体创曰痍,头疮曰瘍也。”《名义·疒部》:“瘍,余章反。伤也。头疮。”《宋本玉篇·疒部》:“瘍,以章切。《说文》曰:头创也。”据这些字韵书的注释、标音,“与章切”“余章反”“以章切”等与《字镜》“余章反”同音。尤其是《名义》的反切与《字镜》吻合,可以确定音“余章反”确实是“瘍”字,表示“头疮”之义。《庄子·天地》:“有













① 以下一律称 P.2011《王一》。

② 以下一律称 S.2071《切三》。

虞氏之药瘍也,秃而施髻,病而求医。”

其次,对音“羊益反”之“瘍”的形音义进行分析,据其读音和字义,可以推测其为“瘍”字。《说文·疒部》:“瘍,脉瘍也。从疒易声。”S.2071《切三·入声·昔韵》“羊益反”:“瘍,病相染。”P.2011《王一·入声·昔韵》“羊益反”:“瘍,病相染。”《名义·疒部》:“瘍,以赤反。脉易也,痴也。”《广雅·释诂三》:“瘍,易,痴也。”《宋本玉篇·疒部》:“瘍,羊赤切。脉病也。又病相染也。”据这些书证所示的注释、标音,“羊益切”“以赤反”皆与《字镜》“羊益切”同音,表示“脉瘍”“病相染”“痴也”之义,除了《字镜》未收“脉瘍”之义以外,“病相染”“痴也”等都与音“羊益反”的“瘍”相似。由此可以确定音“羊益反”的“瘍”实际表示“瘍”字。

综上,《字镜》“瘍”形体实际上表示“瘍”“瘍”二字,二字之间形成了同形字关系。“瘍”“瘍”二字成为同形字的过程如下:二字小篆分别作“瘍”“瘍”,古文字阶段的字形相当近似,只差一横,原本就易于混淆。随着隶变和楷化,“易”“易”两个构件的同化现象更加明显。

“易”作 (北魏《李遵墓志》)、 (北魏《元邵墓志》) (毛远明,2014:1044), (S.2071《切三》)。“易”作 (北魏《奚真墓志》)、 (北齐《尧峻妻吐谷浑静媚墓志》)、 (北魏《元固墓志》) (毛远明,2014:1074), (敦研 361《佛经》)、 [敦研 43(2-2)《妙法莲华经》]、 [S343(12-3)《亡妣文》] (黄征,2019:964)。可见“易”随着简化,邻近笔画相兼容,省略“日”中短横,逐渐与“易”相似,尤其有的如同《切三》 形体,连划分上部“日”和下部“勿”构件的横画也变短,与“易”形体更相近。“易”的字形也发生简化,有的省略“日”下部的短横和“勿”连接,有的又受到字形相近的“易”字影响,“日”下部的横画拉长,逐渐与“易”同形。“易”“易”构件形成同形关系,以此为构件的其他字形也受到影响,产生一系列的同形字,如 (錫, S.388《正名要录》)、 (錫, S.6631Vg《辞父母赞文》)等(黄征,2019:851)。成为同形字的“瘍”“瘍”二字往往混用,就字形而言无法区分,有时使得字形和音义不能对应,于是一些字书为二字形音义作了区分,如《佩觿》:“瘍瘍,上以祥翻,头创,与痒同。下兮益翻,脉瘍。”又《正字通》:“瘍,伊昔切。音益,《说文》脉病也。与瘍别。”这反映出“易”“易”构件形体相似引起的形音义不对应的情况很常见。总体来说,《字镜》“瘍”形体代表“瘍”“瘍”二字,二字形成同形字关系。

最后,需要对释文中字头和音义的对应关系进行梳理。《字镜》先出反切,然后列出其对应的字义。“瘍”用作“瘍”时的反切“余章反”与《名义》相同。虽然现存《原本玉篇》残卷不含“瘍”,但就反切及释义与《名义》相同而言,我们推测《字镜》“瘍”的“余章反”音和“头创也”一义可能源自《原本玉篇》。不过,据上揭字韵书释文,S.2071《切三》作“头疮”,《名义》作“头疮”,通过《名义》推测《原本玉篇》可能也

作“头疮”，皆与《字镜》用字“头创”不同。不过，《玄应音义》“疮痍”条释文中说“疮今作创”，指出二字的古今字关系，由此可以推测昌住可能参考《玄应音义》改“疮”为“创”。

除“头创也”以外，“痴也”“狂也”“以病相染也”等都属于“瘍”字的义项。与《名义》相比较，推测“痴也”可能引自《原本玉篇》，但《原本玉篇》残卷不包含该字，无法完全断定。不过，王念孙《广雅疏证》云：“瘍，痴也。《说文》：瘍，脉瘍也。脉瘍，犹辟易也。《吴语》：称疾辟易。韦昭注云：辟易，狂疾。”可证“痴也”“狂也”两个义项的来源可能是《原本玉篇》所引用的《广雅》。我们推测“狂也”这个义项可能是由《说文》“脉瘍也”引申来的。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：“瘍，脉瘍也。脉瘍叠韵字。脉瘍者，善惊之病也。”“脉瘍也”是指“善惊之病”，由此引申为“神思不定”，再引申为“狂也”。最后，“以病相染也”是引用并改动了《切韵》的“病相染”。

以上为《字镜》所录的义项找到了正确归属。由于《字镜》体例不够严谨，“痴也”“狂也”置于“余章反”之后，应该改置于“羊益反”后。

#### 4. 纒 - 纒

《字镜》卷四“糸部”：“**纒**，鹿雷反。摧也。摧，穗也。偁摧也。又息良反。丧衣也。又马腹带。**纒**，二上字。”

《字镜》的“**纒**”字条显示一个字形以“又某某反”的形式，区分两种读音，各表音义的用字情况，一是“鹿雷反”，一是“又息良反”。查找相关字韵书，可以找到如下几条。其一是读作“鹿雷反”<sup>①</sup>的。《原本玉篇·糸部》：“**纒**，且雷反。《周礼》：凡丧，为天王斩衰，王后斋衰，王为三公六卿絰衰，为诸侯缌衰，为大夫士疑衰。《丧服传》：纒长六寸，博四寸。”又《玄应音义》卷15《十诵律音义》第27卷：“纒衣，鹿雷反。《释名》：死三日，生者成服曰纒。纒，摧也，言伤摧也。纒有锡纒，有疑纒，有总纒也。总音岁。”又《名义·糸部》：“**纒**，且雷反。”又S.2071《切三·上平声·灰韵》“此回反”：“**纒**，丧衣。”








综上，“**纒**”的第一个反切及几个义项“摧也。摧，穗也。偁摧也”都引自《玄应音义》，由此可见“鹿雷反”是指“纒”字。《原本玉篇》和《名义》《切韵》的反切和义项也佐证该读音是“纒”的本音。










其二是读作“息良反”的。《原本玉篇·糸部》：“**纒**，先羊反。《国语》：怀怏纒纒。贾逵曰：马纒带也。《楚辞》：既替余以蕙纒。王逸曰：佩带也。《说文》：纒，纤臂也。《广雅》：綦谓之纒。《声类》：收衣袖綦也。”又《名义·糸部》：“**纒**，先羊反。马纒带。”又S.2071

<sup>①</sup> 据《玄应音义》“纒衣”条反切，“鹿”应是“鹿”的误写。以下均改作“鹿”。

《切三·下平声·阳韵》“息良反”：“𦘒，马腹带。圆器，怀挟纓纒。”由此可见，读作“息良反”的“𦘒”是指“纒”，其反切及义项“马腹带”都是引自《切韵》。

综上，“龠雷反”和“息良反”两音分别对应“纒”和“纒”，二字构成同形字关系。二字形成同形字的变异主要发生在声符“衰”“襄”上。二字经过隶变和楷化的字形变异情况如下：

襄：（东汉《扬震墓碑》）、（北周《寇焮墓志》）、（北周《王士良妻董荣晖墓志》）、（北魏《秦红墓志》）、（东魏《李挺墓志》）（毛远明，2014:972）； [ P.4093 (32-16)《甘棠集》]、 [ P.2497 (10-5)《男女》]（黄征，2009:873）。

衰：（东汉《成阳灵台碑》）、（北魏《李伯钦墓志》）、（北魏《慈庆墓志》）、（北魏《元液墓志》）、（北齐《李希宗妻崔幼妃墓志》）（毛远明，2014:829）；（S.5584《开蒙要训》）、（甘博 003《佛说观佛三昧海经》）、（S.2073《庐山远公话》）、（P.2820《意鍊》）（黄征，2019:741）。

据上揭字形演变情况可以看出，“襄”逐渐简化，“口”构件简化为“厶”，甚至被几个点代替。在俗文献里，“衰”受到字形相近的“襄”字简省形体影响，逐渐与“襄”类化，最后如 S.2073《庐山远公话》中的字形一样形成与“襄”同形的形体。“纒”与“纒”同形，与这样的字形变异规律有密切的关系。《原本玉篇》以及以此为底本的《名义》和《字镜》都以“𦘒”字形表示“纒”“纒”二字，说明这已经成为社会习惯，甚至升级为俗字。

以上论证了二字同形字的形成过程，下一步要对释文加以校正。《字镜》释文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释文缺乏严谨的体例，有时释文中混入不属于该字头的义项，因此校阅《字镜》的时候需要多加注意。在“𦘒”字条中，属于“纒”的几个义项基本齐全，不过该属于“纒”的“丧衣也”义项，却置于“息良反”（即“纒”）之后，应该前置。此外，《字镜》引用《玄应音义》的反切和释文时也出现了传写讹误。

第一，《字镜》反切上字“鹿”不符合该字的字音，就《切韵》《玉篇》的反切，以及传写过程中“鹿”“龠”易于误写的特点来看，应该是“龠”字之讹。

第二是“摧，纒也”。此引自《玄应音义》，《玄应音义》又引自《释名》。《释名·释丧制》：“纒，三日不生，生者成服曰纒。纒，摧也，言伤摧也。”《玄应音义》谓“死三日”，与其稍有出入。这一段“摧，纒也”，应该是为了解说“摧”的字义，对“纒，摧也”一句加以变化。错误在于传写过程中将“纒”误写成“纒”了。可以推测，这是引用《玄应音义》时受到邻近的“有纒纒也”“纒音岁”之干扰而导致的错误。

第三是“偈摧也”。据《玄应音义》“纒衣”条的释文“纒，摧也，言伤摧也”，“偈摧”应是“伤摧”之误。

## 5. 駢 - 駢

《字镜》卷四“马部”：“駢，力珍反。马色。”

按：裴务齐正字本《刊谬补缺切韵》<sup>①</sup>·下平声·青韵“郎丁反”：“駢，(駢)磕，车骑声。郎丁反。”《汉书·扬雄传上》：“森泣雷厉，駢駢駢磕。”颜师古注：“泣，森风疾貌也。駢駢駢磕，皆声响众盛也。……駢音匹人反，駢音普萌反，駢音力茎反，磕音口盍反。”据此，“駢”标“郎丁反”“力茎反”音，表示“车骑声”“声响众盛”之义，与《字镜》的标音和字义不同。由《字镜》的标音、释义、字形变异规律推测，“駢”可能是“駢”的同形字。《名义·马部》：“駢，张忍反。马载重难也。”《宋本玉篇·马部》：“駢，章忍、知邻二切。駢驢，马载重难行。”S.2071《切三·上平声·真韵》“力珍反”：“駢，马色。力珍反。”《广韵·上平声·真韵》“力珍切”：“駢，马色。”《广韵·上声·轸韵》“章忍切”：“駢，马色也。”据以上字韵书所示，“駢”有“章忍反”“力珍反”二音，表示“马载重难”“马载重难行”“马色”等义。其中《切三》字头字形、标音、释义与《字镜》完全吻合。显然，《字镜》“駢”字条引用了《切韵》，尤其《切三》和《名义》将“駢”作“駢”“駢”，可见“駢”作“駢”并非偶然出现的错误。综上，《字镜》“駢”实际表示“駢”。

接下来，我们需要考察“彡”构件与“令”同化的变异过程。变异主要发生在“彡”之上。为了书写方便，人们往往在抄写“彡”时，调整小撇的书写方向、长短、弧度而形成类似于“彡”之形，如𠂇[S.1624(2-1)《盩厔州阎乡县万回和尚传》](黄征，2019:687)。有的更夸张地改变第三个小撇的形状和角度，形体更接近于“久”形，如𠂇[《王昌墓志》(毛远明，2014:1195)]，𠂇(S.388《正名要录》)、𠂇(S.6659《太上洞玄灵宝妙经众篇序章》)(黄征，2019:45、1055)，然后这些变体和“人”构件结合起来，形成如同𠂇(《名义》)字中“彡”构件的形体，后来逐渐与“令”形体同化。经过以上字形变异过程，“駢”和“駢”就成为同形字了。

## 6. 愉 - 愉

《字镜》卷四“巾部”：“愉，翼米反。作孚愉，言美色也。作怱愉，悦也。”

按：“愉”应是“愉”的同形字。《说文·巾部》：“愉，正耑裂也。从巾俞声。”S.2071《切三·上平声·虞韵》“山虞反”：“愉，裂缯。”P.2011《王一·上平声·虞韵》山虞反：“愉，裂缯。”《广韵·上平声·虞韵》“山乌切”：“愉，裂缯。”又《广韵·去声·遇韵》“色句切”：“愉，裁残帛也。”《名义·巾部》：“愉，思俱反。匹端裂。”据这些字韵书，“愉”为平声生母虞韵，《字镜》的标音“翼米反”应是“翼朱反”之误，为平声以母虞韵，字音

① 该书简称《王二》。

不相符。综之,“愉”的音义皆与《字镜》不符,可证《字镜》的“愉”另有所指。“巾”与“卜”经常讹混,如“惆”俗作“惆”[上图16(812379)(9-2)《欢喜国王缘》],“怛”俗作“怛”[P.3781(6-1)《开窟发愿文》](黄征,2019:130、102);“檐”俗作“檐”(S.388《正名要录》),“幡”俗作“幡”[S.1624V(2-1)《天福七年某寺常住什物交历》](黄征,2019:72、198)。据这些字形讹混现象和《字镜》的标音“翼朱反”可以推测,“愉”是“愉”的同形字。

《说文·心部》:“愉,薄也。从心俞声。《论语》曰:‘私覷,愉愉如也。’”S.2071《切三·上平声·虞韵》“羊朱反”:“愉,悦。”《广韵·上平声·虞韵》“羊朱反”:“愉,悦也,和也,乐也。”《名义·心部》:“愉,与珠反。乐也,服也,喜也,薄也。”《玄应音义》卷13《五百弟子自说本起经音义》:“敷愉,翼珠反。《纂文》作孚愉。言美色也。《方言》:怛愉,悦也。”据上揭字韵书的标音,“愉”为以母虞韵。从义项的内容和排序可以确定昌住引用了《玄应音义》。不过《字镜》和《玄应音义》的反切下字不同,《字镜》作“朱”,《玄应音义》作“珠”。张磊(2012:297)指出《字镜》抄手为图简,有时省略反切形旁,仅保留直接与字音有关的声旁,人为地臆造了许多错误的反切。如此看来,“朱”为“珠”之简省字形。吴美富(2019:23)指出,《字镜》反切简省的原因,不仅是图简,还是昌住不了解中国的语音,用日语同音进行拼读。这类情况可以视作“日语同音替”。简省之字与原字大多日语读音相同,“珠”作“朱”亦为其例,日语中二字都读“しゆ”。汉语中“珠”“朱”二音皆为章母虞韵,音值相同,反切简省没影响到标音。《字镜》的“作孚愉,美色也”“作怛愉,悦也”等,都和“愉”对应。综上可以确定《字镜》“愉”是“愉”的同形字,实际表示的是“愉”字音义。

## 7. 结语

以上,我们对《字镜》中五组同形字諫—諫、瘍—瘍、纒—纒、駢—駢、愉—愉进行了辨析与释文校订工作,找出了各同形字实际表示的字,又为各个义项找到了与之对应的本字。我们总结以上五组同形字的特点如下。

其一,《字镜》同形字的字形都经过与俗字相同的变异规律而形成,形成同形字关系的过程也符合俗字的形成过程“字形讹变→成为社会习惯→升级为俗字”。諫作諫、瘍瘍混同、纒作纒、駢作駢等都在《切韵》残卷、《原本玉篇》等字韵书中出现。除《字镜》之外难以找到其他例子的“愉作愉”之例也不外乎俗字字形变异规律,实际文献和《字镜》中混用巾卜的类似例子很丰富,不能将其看作单纯的讹字<sup>①</sup>。

<sup>①</sup> 审查本论文的专家指出,确定同形字需要文献材料旁证,这对我们进行同形字研究启发很大。部分同形字判定确实缺乏可靠的文献引证,我们的同形字辨析研究还在进行中,在判别并辨析同形字时一定要慎重。

其二,《字镜》中附带的语言信息能侧面证明同形字的形成条件。每个字都是《字镜》的字头,自然带着标音、义项、引证、字际关系的语言信息。除了字形与其他字同形,失去本有字形以外,音义依然保留着本字的原貌。这表明字形的变异和讹混不是偶然或无知所致,而是书写者受到俗字字形的影响,心里认同了这些同形字。这正符合“讹字也可以与他字构成同形字”的条件。反过来说,释文中出现的“同一个字形符号记录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”的例子也需要判别这一字形符号是同形字还是形误字。这个问题可以参考张文冠(2014:7)所提出的“伪同形字”<sup>①</sup>概念。

其三,“又音”可看作同形字的标识。有些同形字用“又某某反”的形式表示“又音”,虽然此类并非全部是同形字,但这是最能明确表示同形字的标志,其音应属通过同形字关系合并的另一个字,如“瘍”字条先列“余章反”,又列“羊益反”,表示“瘍”,兼表示“瘍”。《字镜》“又某某反”若与其他文献材料中带“又音”标志的同形字进行对照分析,可以为近代汉字同形字的整理和研究作出一定的贡献。

同形字的问题不仅是文字规范与否的问题,还涉及文献的阅读、信息的传达和传播。王宁(2001:98-99)谓:“同形字则是不同的词用了相同的形体,在文字整理和文献阅读时,则需要将同形字区分开来。”张涌泉(2000:3)谓:“由于同形字外形完全相同,具有很大的欺骗性,因而在阅读古籍或校理古籍时极易因之产生误解。”正如本文所述,字头与释文中的音义信息、字际关系都不对应,需要辨析与区分。

我们先要辨析同形字,找寻各个字头实际表示的字,再对释文中各个义项进行校考,查明其引用来源,使之正确对应。通过此过程发现,《字镜》义项的排列毫无秩序。一般来说,若一个字形兼容两个汉字的音义的话,最重要的是义项与字头的对应,作者自然应慎重排列义项,但是《字镜》并非如此,如“瘍”字条所见,“瘍”的义项混入了“瘍”字的标音、释义部分,形音义失去对应。有时还将同形字的义项误入释文,如“諫”字条中将同形字“諫”的字义“从也”录入“諫”的释文中。可见若要阅读、校订《字镜》文本,首要任务就是对《字镜》中的同形字进行辨别,掌握其类型和讹变规律,然后是梳理义项和字头的对应关系,校订错误。

这样看来,同形字在古文献研究领域只有负面影响,不过郑贤章、张福国(2019)也指出:“同形字问题出现在文本中,干扰了人们对现存文字读音与意义的判断,会造成识字上的障碍,影响读者的阅读,从规范的角度看,这是不正常的。但是,从汉字发展演变的过程来看,同形字又丰富了汉字的职用内涵,其产生的原因与表现的

---

<sup>①</sup> 张文冠云:“所谓伪同形字指:因文字讹误、不明辞书体例等原因,某字具有了一个伪义,若对此不察误将伪义视为该字所代表的正常音义,那么,该字在表伪义和原有的音义时,构成了表面上的同形关系,这样的字,我们就称之为伪同形字。”可参。

类型,为人们研究汉字提供了新的角度与思路,有一定积极意义。”《字镜》毕竟不是中国人所撰,而且作者汉字造诣不高,舛误颇多,文字规范方面远远不及中国字书,非规范字样泛滥,误字、伪同形字、同形字在书中屡见不鲜,但是《新撰字镜》是日本的辞书,因此我们可以将同形字的研究扩大到“东亚汉籍文献同形字”范畴之内。我们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,使这些在文字规范领域中被视为缺点的讹误,在汉字发展、传播和域外汉字用字比较等方面,成为受到关注和研究的对象。这就是我们钻研《字镜》字形、校理《字镜》文本的缘由。

#### 参考文献

- 黄 征 2019 《敦煌俗字典》(第2版),上海教育出版社。
- 毛远明 2012 《汉魏六朝碑刻异体字研究》,商务印书馆。
- 毛远明 2014 《汉魏六朝碑刻异体字典》,中华书局。
- 裘锡圭 1988 《文字学概要》,商务印书馆。
- 王 宁 2001 《汉字学概要》,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。
- 吴美富 2019 《〈新撰字镜〉校勘举隅》,浙江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,指导教师:张涌泉教授。
- 张 磊 2012 《〈新撰字镜〉研究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。
- 张文冠 2014 《近代汉语同形字研究》,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,指导教师:王云路教授。
- 张涌泉 2000 《汉语俗字丛考》,中华书局。
- 郑贤章 张福国 2019 《〈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〉同形字札考》,《古汉语研究》第1期。

(责任编辑:韦良玉)